

邪惡

THE
CIRCLE

THE CIRCLE

〔美〕史蒂夫·沙甘 著 葛啸等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86013

4 782 111

3704

作者：多姆
译者：林林

邪恶

美 安德鲁·沙耶 著
译者：林林
时代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Steve Shagan
THE CIRCLE

Bantam/Perigord edition, 1983

邪恶 XIEE [美] 史蒂夫·沙甘 著 葛啸 等译 张伟 校译

责任编辑: 安春海

封面设计: 赵宏光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天津华康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1 3.25 印张 240000 字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0 册

定价: 3.00 元

序

在西方，惊险小说在通俗文学中占主要地位。惊险小说又称“侦探——间谍——犯罪小说”，原分三个类别，如福尔摩斯探案是侦探小说的著名代表，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描写超级间谍詹姆斯·邦德（代号007）的小说是间谍小说的典型，而描写美国黑手党的小说《教父》可以称作犯罪小说的样板。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在60年代“邦德小说”风靡西方世界之后，间谍小说已取代侦探小说占领西方书市；而70年代初在《教父》的销路打破畅销记录之后，犯罪小说一度十分时兴。这以后，就出现一些把侦探——间谍——犯罪小说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惊险小说，称之为“超级惊险小说”，其特点是气氛紧张热烈，场面宏大，冲突激烈，情节发展迅速，阅读时给人以悬念之感。这类小说往往掺杂大量的暴力事件与色情描写，以投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因此一出版就能占领读者阵地。美国国际书店《邪恶》属于这类超级惊险小说，出版后即被美国重要的读书俱乐部“美国文学协会”选中，畅销西方世界，在读者中很有影响。

本书原来的书名应译作“圆圈”或者“环”，原意是：一块石头扔入水中后，就会掀起层层涟漪形成圆圈或环向外扩展，而一次邪恶的重大暴力事件（如本书中暗杀南朝鲜总统），也会象涟漪的环那样导致一系列国际阴谋、暗杀活动和其他暴力事件。小说中描写的主线是美国司法机关与情报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竟是隐藏很深的叛徒，他所领导的情报机构如中央情报局等不顾国家利益，外与其他国家的情报机关勾结，内与财团及黑手党之类犯罪集团同流合污，而以司法部为代表的美国司法机关（本书主人公菲尔系司法部副部长）却能主持正义，通过艰苦的斗争获得了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胡佛的一份秘密档案，终于把叛徒揭露出来。书中的国际女间谍如丽姬、克劳迪娅等虽然被迫出卖色相，卷入了各种邪恶的阴谋之中，却各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实质上都是受压迫、遭凌辱的弱女子，作者对她们是寄予深切同情的。

作者史蒂夫·沙甘是美国著名通俗文学作家，早期的电影剧本《救虎》曾获美国作家协会1973年度的最佳剧本创作奖。他的长篇通俗小说《天使城》、《公式》等都受到好评，前者曾改编成电影，后者是轰动一时的最畅销书。

施威荣

1987年12月于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猛烈抨击、勇于暴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它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充满背叛、欺诈、凶残和肉欲、丑陋的危机四伏的世界。

为了达到各自的卑劣目的，美国和南朝鲜的当权人物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互相攻讦和破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大量使用色情间谍、重金贿赂、勾结黑手党和调动间谍机构互施暴力和谋杀等骇人听闻的手段进行争斗，甚至调动军队相威胁，公然强奸民意和宪法，致使两国的社会陷于混乱动荡之中……

本书集紧张惊险于一身，它通过大量虚构的情节展示出一幅幅震惊人心的画面：主宰世界的阴谋；明刺暗杀的真相；个人与情报机构的尔虞我诈；政府与黑势力的秘密勾结；达官显贵的骄奢淫逸；靠色相苟活的妇女的痛苦呻吟……本书具有严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批判作用，有利于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其腐败、堕落的一面。

第 一 部

华盛顿 D. C

一九八一年四月



第一章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菲尔·里克一面啜吸着带有伏特加味道的冰块水，一面仔细阅读《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周大事》专栏。

日本樱花虽然迟来了10天，但水坞神社四周那些蛇形树枝上光彩夺目的红色和粉色花朵依然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观光者，吹吹打打齐步前进的乐队，骑在马背上的朝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达官显贵。好象是为了配合日本一年一度的樱花盛开的奇景，首都华盛顿也呈现出一片节日的气氛，演出各种精彩诱人的文艺节目。

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狄·布鲁斯指挥着国家交响乐团。艾森豪威尔剧院荣幸地重新上演了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小狐狸》。米凯·巴里希尼克夫在歌剧院演出《拉桑那布拉》舞剧。国家美术馆展出杰出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里·皮萨罗的一幅作品。

菲尔翻到电影广告的那一面。去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广告登在马瑞琳·钱伯斯主演的色情影片《欲海难填》——这个片名起得很恰当——的广告旁边。他放下《邮报》，揉揉眼睛，站起身来，本想上楼，但一转念，又拿起厚厚的

星期日《纽约时报》，走到柔软舒适的皮面长沙发旁，伸直身子靠在上面，把手中的《纽约时报》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菲尔把里面融化着冰块杯子举到一盏提泛尼彩色玻璃灯下，注视着折射成为一小块一小块带有棱角的彩色光线。他星期五晚上去了一趟纽约，想再做一次尝试，与奥得丽破镜重圆，但却未能如愿。他现在后悔不该去纽约，并奇怪为什么自己不承认人与人的关系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你曾经与之心心相印的女人居然能够手里拿着马提尼酒杯，从杯口上面看着你说：“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

他们在奥西尼餐馆一面吃着麦糕，一面交谈，还喝了一杯上好的巴德里诺酒。他们甚至还同枕云雨。但是，那一切都不过是个形式，仅表示对过去还有些怀念而已，然后便是有礼貌的吻别。他闷闷地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回到了华盛顿。现在他得独自一人度过星期日晚上的剩余时间。他从来就不喜欢星期日。就菲尔记忆所及，星期日是需要设法打发掉的一天。星期日是举行葬礼、婚礼和在电视上观看无聊的足球比赛的日子，还要完成星期六晚上未完成的事，再带着内疚的心情想到尚未为星期一出庭作好准备。

菲尔看了看那3个装档案的棕色硬纸盒，里面装有关于李炎法师和他的“万能佛教教义会”这个重要案件资料的影印件。如果他不出去纽约，留在家里研究这些档案，本来可以舒服得多，但是对前妻的依恋在他心中却占了优势。他年岁已大，很难改变习性，对已告失败的事情总是不甘心。

他拿起《纽约时报》的第一部分，上面刊登的消息简直是一幅把不相干的事情强行协调在一起的超现实的抽象派拼贴

画，这幅带有疯狂性的大杂绘画面的设计者是那些一直在玩弄着“东西方对峙”这个把戏的、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的国际列强的代理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在挪威沿海进行军事演习；一艘用钛制造的苏联潜艇在缅因州的近海水域下面巡游，这艘苏联潜水艇的速度和深度使得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们感到震惊；加里利北部的两名以色列儿童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火箭射杀；新当选的总统赦免了两名犯有非法窃听罪和非法闯入罪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

菲尔放下报纸，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步，心想总统对这两名联邦调查人员的赦免会再次使得情报界的那些狂热者毫无顾忌地放手去干，而就是这些从事秘密活动的特工人员可能直接影响他本人处理南朝鲜李炎法师一案的结果。他现在掌握了揭露李炎法师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特务的足够证据。这个消息一旦走漏，在国际上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南朝鲜是盟国，而且菲尔认识这个亚洲国家的总统，以前的X将军，他们是1967年在越南认识的。如果李炎法师受到审讯，X将军就会向国务院提出抗议。菲尔的上级就会受到压力，被迫以国家安全名义停止调查。他已决定，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他还是要干下去。迄今为止，司法部长阿瑟·布朗宁一直是支持他的。

菲尔上楼来到了2楼的书房。这幢楼位于乔治敦区，共有3层。他每月花一千二百美元租下这座有二百年历史的装有护墙板的红色楼房，他喜欢周围的环境。它象征着美国早年的历史，而且离司法部很近，几分钟就可到达。无需拐

弯，沿着马萨诸塞路一直向前就是司法部。他的邻居是基辛格和哈里曼，还有两名参议员和5个乔治敦大学学生。这5个学生合租了与他的住所相邻的一幢房屋。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既安全又舒适。

书房宽敞，有高光束装置和舒适的皮革家具，地板上铺着拿伐鹤地毯。红木墙上装饰着两幅带框架的广告画，一幅是斯梯夫·麦克昆在一部名为《勒曼司》影片中的电影广告画；另一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马里奥·安德列狄在佳拉马赛车场到达终点线时停车动作的镜头。

菲尔斟上一杯斯托立其那牙酒，重新加上冰块，放在一旁，让它凉一凉，然后拿出一套甲壳虫乐队演奏的旧唱片，自从约翰·兰农被暗杀后，他就开始放他早期灌制的唱片。带有传奇味道的声音唱道：“她得到了一张车票。”

菲尔端起酒刚要喝，突然从柜子后面的椭圆形大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他暗暗吃了一惊。

那是一张有点陌生的面孔，虽然他那高颧骨的轮廓不那么明显了，那双柔和的棕色眼睛的边缘出现了永久性的黑圈，但是从那端正的五官中还可以看出是他的面孔。脸上那块手术修整过的地方现在似乎已看不出了。那次修整手术是在1967年由纳川野战医院的一位军医做的。当时正是越南战争的高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坚持认为战争不仅可以取胜，而且对美国经济有好处。

当时他是里克上尉，受纳川第一野战军的军事情报组领导。该情报组是与X将军指挥的南朝鲜“老虎师”联合组成的司令部的一个分支。

那天，菲尔正在村庄里审问一名越南妇女，那村庄被X将军手下的一个营夷为平地，57名村民被杀死、烧死或打伤。他正站在一个小房子的屋檐下，通过一名译员向那老妇人问话。这时，一颗9毫米长的子弹“嗖”的一声从灌木丛中射出，擦过一根支柱，打进他的颞部。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经过整形手术，被插上导液管，伤口被切开，然后又缝上，结果从他的下巴到嘴角永远留下一条带点蓝色的伤疤。伤疤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脸的右侧，最近这道伤疤似乎在移动，好象是一根越来越大的触角。他呷着俄国伏特加酒，用刷子刷着他那波浪式的棕发，发中已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些白斑。虽然41岁，他那6呎高的身躯仍然整洁挺拔。他每天都锻炼身体，以使隆起的腹部缩小。

他走到大凸窗前，望着外面变暗的街道。烈性的伏特加酒使得他那疲倦的神经兴奋起来。总的说来，他一直干得还不错。1969年他为纽约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打赢了他承担的第一起重大案件，从而开始了他在事业上的突破。他对教父唐·卡洛·凯尔里的起诉获得成功，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经过长期而艰巨的审判，他终于把凯尔里放逐回其老家巴勒莫。就在这一年，他同奥得丽离婚了。

奥得丽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从事时装设计工作，菲尔则到华盛顿，在司法部任职。虽然他的法律知识尚属一般，但是他的调查才能却很突出。一位前司法部长曾经称赞他说：“你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警察，你具有司法人员所需要的一切才能。”但是他除了想当律师外，从未想过要干其它职业。他是全美国很少几个经过几次政府变动仍能保持原来职位的

律师之一。1977年他侦破了“朝鲜门”事件，但是后来在“为了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达成一项交易，允许英俊的南朝鲜花花公子金永山在法律规定的有限范围内作证。金永山拥有一半美国国会，就连著名的律师学家利昂·加沃斯基对此案也毫无办法。金永山失踪了，但是他的同谋者顺姬这个朝鲜美人却再次出现。她现在在南朝鲜大使馆文化事务部工作，在首都重要社交场合中都可以看见她。

甲壳虫歌手唱着“米歇尔”，菲尔在想着顺姬。她有着迷人的微笑、秀美的面貌和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令人心醉。在负责侦破“朝鲜门”事件时，菲尔审讯过她，但是她态度镇定，沉默不语，始终忠于金永山。菲尔呷着伏特加酒，脸上露出微笑，他奇怪人们为什么指责来自蒙特纳州伊格斯阿斯候地方的某众议员在她东方式妩媚的诱惑下辜负了选民对他的信任。他决定去见顺姬。她肯定知道李炎法师的消息——他们两人都是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的特务。也许看在旧交情上，她会向他提供一点情报。不管怎样，这位女士提供的任何情况都会是有趣的。

喝完杯中剩余的伏特加酒，他觉得有一点眩晕。他走到红色电话那里，在盘上连续按了几个钮，这是一位漂亮的加州姑娘的电话号码，她为军火工业的院外活动集团工作。

“喂？”她的声音听起来象什么人在另一间屋内啜泣。

“你好，格洛丽亚。”

“哎呀——是你……”

“是的，我刚下火车，我想……”

“不行，菲尔，”她打断他的话，“你决定去看你的妻子，然后又想叫我陪你，以为我可以随叫随到。”

“好人儿，就我一个人。我是拜倒在你裙下的那群奴仆的头儿。就我一个人，格洛丽亚，我双膝跪下，求你光临寒舍。”

“我这里有人。”

“谁？”

“我的上司，”她低声说，“就在我的卧室里，醉得不省人事。”

“但愿他的枪里有子弹。”

“去你妈的，菲尔。”

电话“喀嗒”一声挂上了。他走回到那扇大窗户前，点上一支小雪茄烟。正当他开始甩灭火柴时，他的手突然停住了。大街对面停着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一个人，手里正拿着一个双筒望远镜朝他望着。他赶紧把火柴弄灭，迅速转移到墙上的开关那里，把灯全关掉，然后侧着身子悄悄走到那扇凸窗的旁边。那个望远镜上如果装有红外线传感器，即使在如漆的黑暗中也能看见他。他小心翼翼地把窗帘拉开一点。那辆汽车已经开走了。

他的上司曾经警告他说李炎法师手下的人都是些危险人物。布朗宁问过他，在这件案子结束之前，是否需要联邦警察局派人保护，但是菲尔拒绝了。他认为受人保护等于是丧失行动自由。

这时他有些怀疑，是否根本没有汽车。街上很黑，汽车是在二百尺以外的地方。也许是他的想象？汽车、人、望远镜

——也许是他日益加重的妄想狂引起的幻觉？或是因为喝了伏特加酒，加上过度疲劳？或是因为周末过得无聊，那道伤疤在扩大，以及追踪李炎法师已经两年而毫无结果等原因？或是因为属于开头字母是CIA、DIA、NSA、FBI^① 这些组织的那些面色灰白、幽灵似的密探？或是因为他深深知道在为了情报机关可以放弃刚正不阿的制度下不太可能进行公正的审判？

菲尔把灯重新打开，拿起他的皮夹克，准备步行到威斯康辛路和M街交叉处的哈维咖啡馆喝杯酒。徒步走过4条街，可以确定他是否被人监视。

菲尔很喜欢哈维咖啡馆的气氛。星期天晚上，你在那里可以看到情报机关的头子、参议员、外交官和乔治敦大学的学生混杂在一起，但是他得注意，不要饮酒过度。哈维咖啡馆的柜台侍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告密者。

华盛顿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到处都是告密者，漂浮在俄国伏特加酒的海洋里。

菲尔坐在长长的红木柜台前的一张高凳上，嚼着椒盐饼条，吮着一种带有怪味的普通葡萄酒。他在去哈维咖啡馆的一路上并未出现意外，可以肯定无人跟踪他。

菲尔从柜台后面的镜中认出了罗伯特·伯吉斯。这位面色灰白的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活动的头子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的同伴是个矮胖子，平头，长着一个球状鼻子。在邻

^①CIA：美国中央情报局，DIA：国防情报局，NSA：国家保密局，FBI：联邦调查局。

近的一个小间里，参议员珀西和一位穿着讲究的沙特阿拉伯外交官正在共进晚餐。其它小间则被穿着牛仔褲的乔治敦大学学生和几个附近居民占有。橡木板墙上挂着装有镜框的英国人猎狐照片。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摆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陶瓷制的骑马师人像。侍者都是一些靠做工自费读完大学的年青人。他们端着放有煎蛤肉和大壶啤酒的托盘，在铺着弹性砖片的地板上穿梭往来。录音机正在放布鲁斯·斯普林思廷唱的风行一时的《河流》。菲尔心想，如果把哈维咖啡馆放在道彻斯特旅馆后面铺着鹅卵石的一条小街上，它看上去会和那些古老的英国小酒店相差无几。他又呷了一口酒，怀疑餐馆老板之间在搞一个全国性阴谋，即用与拉沃里斯酒味道差不多的普通酒供应顾客。

“再来一杯？”矮胖的柜台侍者有着一张红红的面孔和一头红发，然而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怀特^①”。

“不要这种漱口药水味的酒，”菲尔回答说，“给我来点加冰块的斯托立其那牙酒。”

侍者好奇地看着他，脸上挤出笑容说：“这就来，先生。”

这个柜台侍者的任务是向中央情报局报告他的顾客中那些重要人物的喝酒习惯和谈话内容。说来也巧，中央情报局的伯吉斯恰恰就在那边的小间里，这倒是很相宜的。菲尔点上一支小雪茄烟，心里想着司法部和情报机关中的那些不知名的密探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就好象双方是为两个不同的政府服务似的。

柜台侍者把酒放在柜台上，菲尔看着伏特加酒粗粗的酒

^①怀特，英文中是“白色”的意思。